



复

Revitalization

发

Senkawa Tamaki

巨仙川环——著

王战译

中

中國華僑出版社

FUFA

复发

〔日〕 仙川环 著
王 战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发 / (日) 仙川环著 ; 王战译.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113-3241-7

I. ①复… II. ①仙…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9326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3305

SAIHATSU

by Tamaki SENKAWA

©2009 Tamaki SENKA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 复发

著 者 / [日] 仙川环

译 者 / 王 战

出 版 人 / 方 鸣

图书监制 / 苗 洪

选题策划 / 谢 谢 祁定江

责任编辑 / 柏 舟

特约编辑 / 张艳萍

封面设计 / 一亩幻想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70mm × 1280mm 1/32 印张 / 8.125 字数 / 151千

印 刷 /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版 次 /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3241-7

定 价 / 2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楔子

那个港口被暮色笼罩着。

停泊的船只共有三艘。每艘不大，也不小。桅杆上，俄罗斯的国旗随风飘扬。

码头上，旧电动摩托车堆积如山，都是些将和水产品等商品进行交换，被装入船中，要运走的东西。

面向日本海的北陆地方的平濑港，作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港，是在明治时代就已开放的港口。虽然不如伏木富山港和新泻港那么出名，但也是座有模有样的国际港口。

不过，萧条的局面一成不变。也是因为远离市中心的缘故，在港口周围，只有三家饮食店。

其中一家，是比斯纳库^① 稍好一些的酒吧。

① 斯纳库：提供简单饮食的酒吧。

广告牌上，印着用俄罗斯文、韩文、中文写的价目表。好像客人是以外国人为主。

从店里，走出一个女人。五十岁模样的叶瘦花残的女人。看到她的身影，被拴在店前的狗欢快地叫起来。虽说是条杂种狗，却有着一副威风凛凛的相貌。

女人给狗倒了鱼肉香肠后，无所事事地望着港口。从店前，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停泊船只的状况。

女人望了一会船只后，开始咂起嘴来。因为她看到一位肥胖男子从船的舷梯上下来了。

男子带着一条狗。总觉得，那狗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

咬着香肠的狗，舞起尾巴，开始大吼。

“安静点呀。”

女人边安抚着狗，边嘀咕。

“真讨厌呀，俄罗斯的狗。不要像上次那样无理取闹就好了呀。”

尽管可能也听不懂女人的话，但狗快活地吼叫着。

男子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是打算到店里来吗？

女人准备好做出职业性的笑容。

1

一位茶色头发的年轻母亲，牵着幼儿的手走出诊疗室。才刚到六月，这位母亲就穿上了无袖衬衫。孩子的上膊和母亲一样，很结实。

“多保重。”

成田真澄对着她的背影关照了一声。尽管没有回音，但她也不感到沮丧，边打着键盘，边看一眼挂在墙上的钟。到诊疗的结束时间六点还有三十分钟左右。真澄感到胸中升起一股灰色的雾霭。总是这样，一到这个时间，就会有这种感觉。回到老家，开始在这家医院上班后，它就一成不变地缠绕着自己。

今天晚上，真澄打算到毗邻的平濑市去。平濑市位于真澄作为院长就任的成田医院所在的山贺町的北面，富山和新泻的县境附近。在平濑市中心有JR 北陆本线的特急列车停靠站。

平濑站前的商店街有家渔夫的妻子经营的小料理店，真澄想到那个久违的地方去露个脸。说是久违未免夸张，一星期前自己刚造访过，只是非常想吃那个店里的油炸幻鱼而已。

幻鱼是当地出产的特色鱼。真澄考入大学后，在十二年的东京生活中，不仅没有听到别人提到过这种鱼，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

实际上，真澄自己在离开老家之前，也没有吃过幻鱼。学生时代，暑假回家乡时，和友人一起到居酒屋初次品尝幻鱼，就被其口感所深深打动。下一次探亲时，当母亲清子询问自己想吃什么，真澄便点名要吃它，但立刻就被否定掉。清子厌恶这种长着奇形怪状的外表和胶状肉质的鱼。

迄今为止，清子依旧讨厌幻鱼。这种鱼的名字原本叫“下之下”，就是小杂鱼中的小杂鱼。清子不满地说，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特地吃那种鱼？

管它什么“下之下”，鲜美的食物就是鲜美呀，真澄心里嘀咕。

回到家乡，为数不多能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随时都能吃到幻鱼。所以，在外面吃晚饭时，尽管知道清子会不高兴，但真澄也不打算放掉解馋的机会。

除了幻鱼外，还吃点什么呢？牡丹虾，现在到季节了吗？除了价格太贵让人心疼外，那也是鲜美无比的食材。牡丹虾刺身的嚼头那真是叫绝，比甜虾更加浓厚的甘甜会缠绕上你的舌头。想象着那

副场景，唾液便直往上冒。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后，护士志水文惠的声音飞了过来：

“真澄医生，现在就考虑下班后的事情，还为时太早哟。因为这里还有一位患者呢。”

对于有着三十年工龄的老手而言，或许一眼就能看穿，就任不满三个月的新任院长的脑袋里转着什么念头。

文惠像是在说“哎呀呀”似的晃着脑袋，眯缝起眼睛看着真澄。

“您能不能那个，更加端庄认真点呢？一些喜欢说长论短的人在到处散布流言呀，说自从院长先生过世后，成田医院眼看就要完蛋了。您不觉得窝心吗？”

真澄缩起脖子，敲击电脑键盘，调出下一个患者的病历。

成田医院就要完蛋了……

有这样的风言风语呀？不过，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大约在半年前去世的父亲，有着温厚的人品和高超的医术，受到当地民众的敬仰。临床经验还不满十年、三十一岁的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胜任父亲的替角，那是痴人说梦。

电脑上换了一个画面，显示出新的病历。看着患者的姓名栏，真澄皱起了眉头。一旁的文惠硬憋着笑说：

“我叫患者进来了哟。可以吧？”

文惠说完，晃动着肉嘟嘟的身体，朝诊疗室入口走去。她只把

脸戳到门外，虽说她的个头在女人当中算是小的，但她却用很大的嗓门叫了田中宏的名字。真澄又瞄了一眼挂钟，五点三十四分。看来六点准时离开这里的盼头，是要泡汤了。

田中微驼着背，急急忙忙地进入诊疗室。像是从地里直接过来的样子，脖子上搭拉着一条脏兮兮的毛巾，上面印有“温泉旅馆”还是什么的字样。

田中这身行头，从来都没有翻新过，真澄对此毫不介意。但，田中和往常一样，屁股一沾到凳子上，就开始指手画脚地说起来，语速还相当地快。后者让真澄感到十分郁闷。

“真澄医生，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平濑的市民会馆，那个人要来呀。那个人，那个人，就是那个笑星……星期天早晨的节目里有那个人呀。医生，你不知道吗？”

“那个……我不太看电视。”

本打算用爱搭不理的回答让对方打消掉漫无边际的闲聊，可田中丝毫没有介意的样子，“啪”地拍了一下额头，用被挤坏了的像是青蛙一样的嗓音说：

“那个人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呀？想不起来，我就会感到烦躁不安呀。医生，我这样的，算是痴呆症的开始吧？”

真澄对田中的话置之不理，转脸看文惠。

“拜托量一下血压。”

文惠心领神会，猛地用力抓住田中的手腕，把血压计上的绷带缠到他胳膊上。

“说真格儿的，这年头儿，要得了痴呆症，那可不行呀。太给人添乱了，实在是受不了啊。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啊啊，对了，平濑的市民会馆呀。”

真澄抑制住内心的焦躁，微笑起来。

“田中先生，降血压的药，您按时服用了吗？没有像上次那样，光凭自己的判断就把药扔掉了吧？”

田中夸张地把脑袋向两边摇摆。

“那还用说嘛。血压一直在往上升呐。就算我是个马大哈，也开始提心吊胆了呀。啊，不过，你这么一提醒，我记起来了，今天早上是忘吃了呀。”

“是这样啊……那从今天开始起，请您不要再忘了哟。我想已经向您说明很多次了，如果小看了高血压，说不定会引起心肌梗塞或脑梗塞什么的大病。还有，这也有点老生常谈，请不要光吃油腻的食物，要多吃各种蔬菜。田中先生是农民吧？吃您自己种的东西，就再好不过了。”

田中猛地用力挺起胸膛。

“这我不也说过很多次了嘛。医生，我可是经营过烤肉店的人哟，可不能像牛马那样光吃草呀。”

“可是，要为了您的健康着想呀。”

田中笑起来，露出豁着的大门牙。

“真澄医生是个爱操心的人呀。不过，我觉得你不用太费神。

我呀，最近，运动量可大啦。运动不是对控制血压有好处吗？”

真澄禁不住反问道：

“田中先生，在做运动吗？”

田中扬扬得意地抽动鼻子。

“感到意外吧？”

真澄点点头。因为田中运动不足，自己费尽口舌劝他多运动，可他全当马耳东风，不予理睬。

“那个嘛，虽说是运动，但和体育运动不一样。这其中是有些故事的呀。哎呀，医生，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见量好血压，文惠正准备去解开绷带，田中却自说自话地脱掉了它，然后将身体倾向真澄。

真澄死了心，上身向后靠到椅背上。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腾出一些时间，让脑袋变得一片空白熬过去。

田中选诊疗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来医院，杂七杂八地说起各种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为惯例了。比如：中伤诋毁邻居，追忆其到三年前为止在大阪经营烤肉店的事情……

也不能说他的话题不丰富，但，不是牢骚话就是吹牛皮，老实

说，陪着笑脸倾听，实在是件受折磨的事情。

真澄好几次想打断他的话。然而，在田中压倒性的气势面前，自己显得软弱无力。最近，真澄已经放弃了他对抗的念头。过去，后面有等候的患者的话，自己还能以此为由摆出强硬态度，但如今，他瞄准了诊疗时间快结束时来，真澄就束手无策了。或许这正是田中的目的，真给人添乱呀。

本以为，遇到这样的時候，正是有着三十年工龄的老法师上场显身手的最佳时机，但是，文惠看到真澄被田中缠住后，并没有来解围。今天也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她躲进了休息室里，不见了踪影。

——这家医院，与拥有很多职员，各自分工作业进行高效诊疗的大学医院不同。如果不具备耐心接待患者的态度的话，工作根本展开不了。

文惠可能用沉默在向真澄灌输这种理念吧。但对于她的这种温馨关怀，真澄没有感谢之念。

面对不高兴地皱起眉头的真澄，田中视若无睹，继续声嘶力竭地说道：

“镇公所的那些家伙，真是冷酷无情呀。和大阪的相差太远喽。前不久呀……”

边敷衍着田中，真澄边在心中嘀咕：

这个地方和东京相差太远喽……这家医院和大学医院相差太远喽……

内心抱怨过后，只会让自己感到更加失落。

像现在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十年，二十年，或许会是更长的时间，自己就这样附和着患者的抱怨生活下去。

回到山贺的时候，本以为自己已做好了精神准备，但实际上开始生活后，却发现它比想象得更加令人窒息。仿佛是被绳索捆绑住，投到了黑暗的洞穴中，以此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比较准确吧。

从洞穴的出口，能望到明亮的天空。可是，有一种“我肯定不会出去吧”的绝望感。

要是看不到天空，只知道洞穴中的事情的话，或许还没有到外面去的欲望。

真澄的思绪飘到了东京的水道桥，自己曾经就职过的大学医院的所在地。今天是星期五，同僚们现在，也许结束了外来的诊疗，正面对着办公桌，为了在学会上发表的论文而整理着数据吧？还是，为疑难病症患者的治疗法在交换着意见？那种紧张的气氛真让人怀念。

现在的自己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只得听这位裹着毛巾的中年男子，没完没了地像机关枪一样吐着抱怨之词，就算自己想要紧张，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打量着自己的手，是空气干燥的缘故吗？皱纹醒目。真澄的脑海里，闪过“衰老”这个字眼。

此时，一个听起来不太熟悉的单词飞进耳朵里。真澄抬起头，看着田中。

“浣熊……这附近有这种动物吗？”

田中边大大地鼓胀着鼻孔，边点点头。

“哎呀，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好几遍了嘛。”

是浣熊吗？真澄感到被勾起了一丝好奇心。是察觉到了自己的这种心理变化吗？田中把身体越发探了过来。能闻到他的汗臭味。真澄一边注意着不让厌恶感从脸上流露出来，一边慢慢地把上身往后靠。

“我家农田后面，不是有一个小山岗吗？它们好像就住在那里呀。”

“噢，是这样吗？”

田中的家，在成田医院前面那条路向西约摸三百米的地方，是一所孤立的房屋，坐落在俗称“橡子岗”的山脚下。

在自己的孩提时代，橡子岗是一个很好的游要去处。杂树林枝繁叶茂，尽管对于小孩来说，是处有点望而生畏的地方，但那里不仅有橡子，还有丰富的核桃和米楮果，孩子们经常到那里去采摘。那时候，虽然看到过松鼠和田鼠的身影，但还是第一次听说有浣熊

住在那里。

“那些家伙，如果只是老老实实待在山岗上，吃树的果实什么的话，我呀不会有任何怨言。可它们来偷吃我地里的农作物，真让人头疼啊。最近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它们在我家附近晃来晃去，有时住到屋檐下、天棚上，那叫人怎么受得了。为了做栅栏什么的，我和老婆忙得都快四脚朝天了哟。”

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运动”呀。咳，不过比起无所事事待在家里要好吧。

田中在属于他自己的自给自足的田地里，只开垦了一小块农耕地，大部分的农作物，都由沉默寡言的妻子独自耕作。

“很倒霉的事情吧？”

田中征询意见来了，没办法，真澄只得点头。

“这确实让人头疼啊。不能用陷阱什么的捕捉吗？”

“你也这么想吧？设个圈套陷阱不就好了，或者跑进林子里，把它们一网打尽。但老实说，我干不了那种事。在那个山岗上，好像偶尔还有狗熊出没，我可没有胆子一个人跑到那里去哟。对了，我好几次拜托了镇公所，可也见不到他们有一点动静，真让人头疼呀。”

进入森林捕获浣熊，对于外行来说可能行不通。不过，挖个陷阱下个圈套，真澄觉得田中应该能做到，但要是提出来，估计会有

一百个反论在等着自己，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稍微转变一下话题吧。

“顺便问一下，大约有多少头浣熊呀？”

“应该有几头吧。”

“嗯，那，兴许是谁把自己的宠物扔到那里去的吧？”

田中瞪大眼睛。

“什么？扔掉的宠物……浣熊不是原本就生活在森林里面的吗？”

“嗯，对不起，我记得不太清楚，在日本原本应该是没有浣熊的。好像有些人把它们当作宠物饲养，到了感觉棘手的时候，就把它抛弃到森林里。在神户，这样的浣熊不断繁殖，给当地农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我曾在报上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啊。不愧是真澄医生，知识渊博呀。不管怎么说，对它们不可掉以轻心对吧？它们在神户大量繁殖，也就很有可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呀。烦死人了啊……如果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话，那还怎么叫人活呀！”

“说得是呀。”

田中像要希望得到真澄的援助似的，愁眉苦脸的样子非常夸张。

“我说，医生，那该怎么办呢？我对镇公所的小哥们说了不知多少遍了，无论如何请来管一管，可是，那帮家伙，没有伸出过一根指头。只是一个劲地说忙、忙、忙，一点都不靠谱呀。”

“最近，镇公所好像是有些忙。我听说在镇公所工作的患者说，在县知事的撮合下，他们正在筹备有关吸引城市人来这里居住的计划，一直加班、加班，非常辛苦。”

“没错没错，就是那件事呀。那些人也说了呀，要加班加点制定那个计划。不过，我觉得这很奇怪哎。比起把生人带到这里来，不是应该先把已经待在这里的人服务好吗？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想起我当年住的天王寺^①呀……”

真澄瞟了一眼挂钟。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六点。真澄想趁田中讲完和浣熊的遭遇，就结束谈话。天王寺的事情，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

“那个，您可不能再忘了吃药……”

真澄正要打断他的话时，听到有人使劲地敲响诊疗室的大门。接着，传来前台宫崎蓝子慌乱的声音。是急诊病人吗？真澄此刻那如同松弛延展的橡皮筋一样的神经，刹那间又绷紧了。

文惠从休息室出来的同时，诊疗室的大门打开了。露出面孔的是藤井明日香。这位今年满七岁的少女，是真澄母亲妹妹的二女儿，也就相当于是真澄的表妹。明日香的脸色刷白，一定是火急火燎赶来的吧，刘海儿被汗水浸湿，紧贴在额头上。

① 天王寺：大阪市的一个繁华地区。